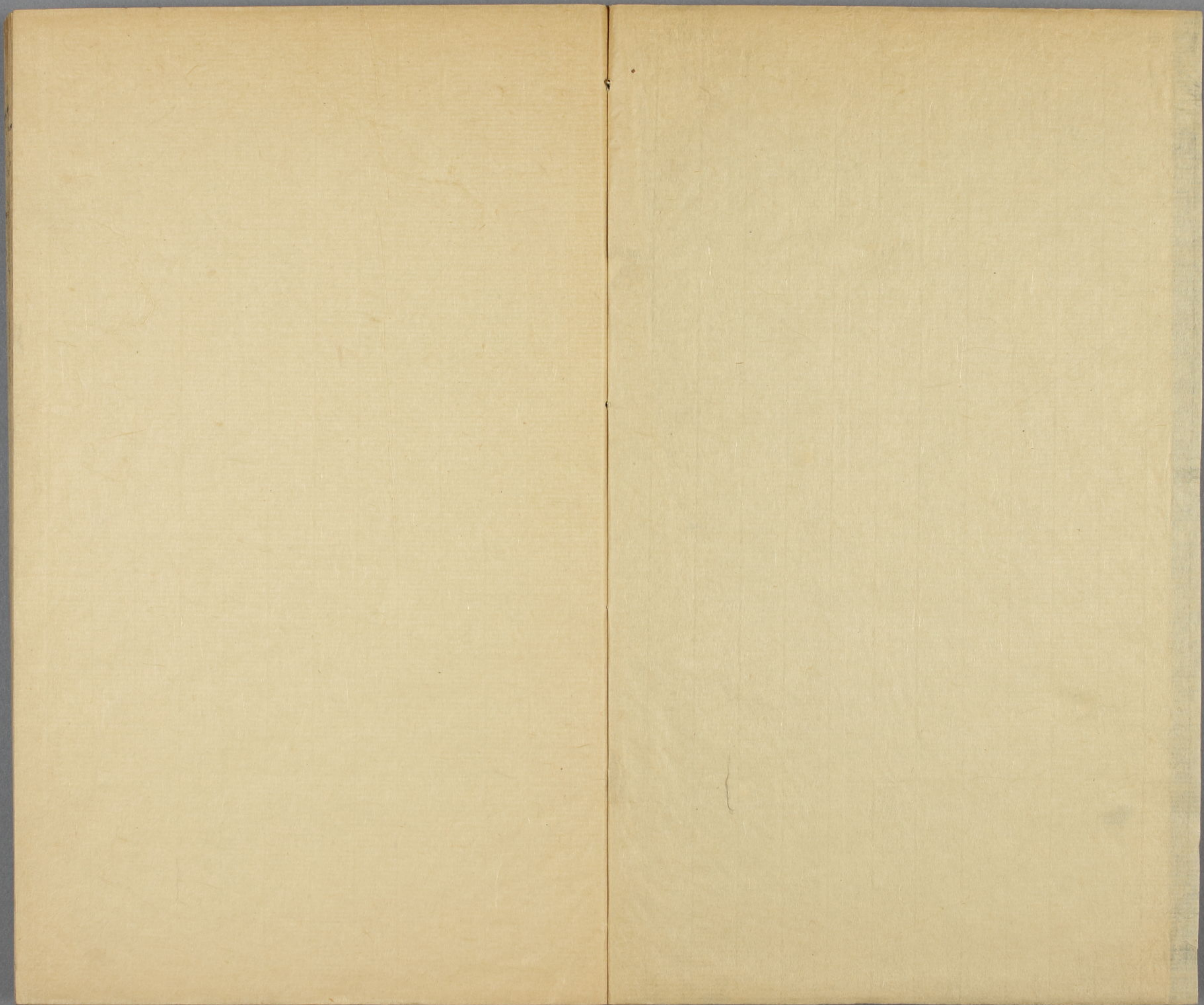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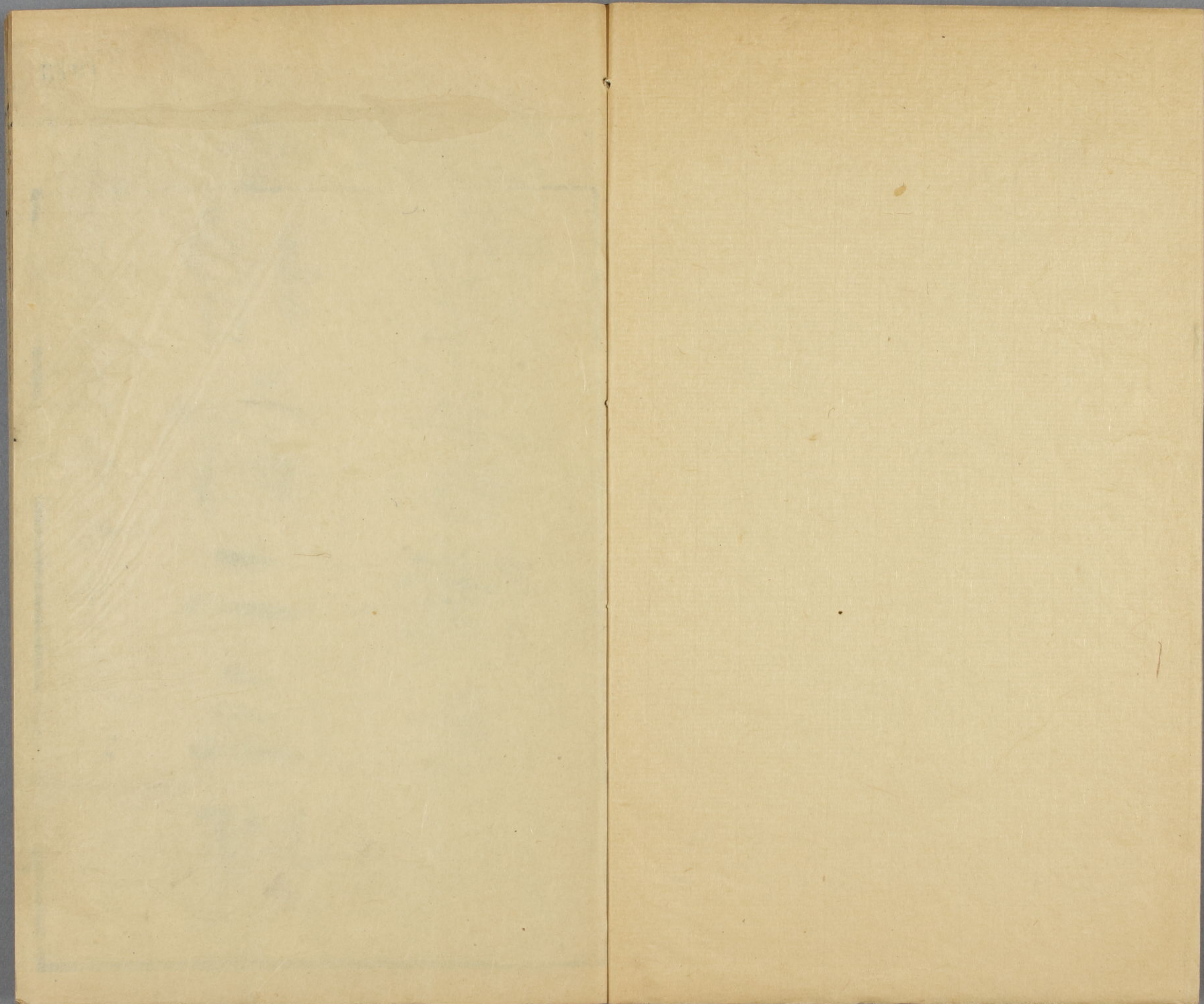


13  
1973  
1





43  
1973  
卷 1

閣 務 秘 卷

袁了凡先生手定

增訂三集

群書備考  
堂梓 大觀

大學圖書館  
27.6.3  
藏書

序

昔有人語蘓文忠云公之博  
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  
矣蓋歎過而始盡之如治道  
人物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

專承一事不數迭而事之精  
霰三五錯綜八面受敵沛然  
應之而莫禦焉噫此惟文忠  
之資識並茂者能然耳以此  
則無知義以類聚事以羣不

差可備遺忘供討論古今類  
事者如類苑華林類文者如  
瑤林玉彩兼事文類之者如  
類聚學記天中六帖玉典故  
經濟如通典元龜通志通考

會典類編諸書通採經史上  
自皇帝下迄我

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  
代沿革損益及當時羣生議  
論得失靡不條載可謂詳備

無憾雖然條則條矣以語條  
而不混純而不襍則未也若  
了凡先生是書誠為擅美條  
類固爾詳明詞義又極統貫  
不必窮經而諸經之大旨已

談無事襟覽而百家之精言  
咸備義存乎精文適於用洵  
文人之綃鼓衣被無窮舉  
業之山源採漁者盡予也不  
揣固陋於文義或未明瞭者  
更為箋釋非敢托為名高  
實冀助於後學云尔

旨

崇禎壬午歲暢月沈昌世  
題於學勉齋

舉例

一論表策非拾牙慧則效眉顰古學日  
湮後生滋誤了凡先生綜覽祕籍今  
事古事各因類著經世石畫具是矣  
勿作尋常帖括觀

一舊帙有羣書粹言文林雜錄先儒建  
論數款標目旣繁序載且雜今惣彙



於前日集羣書事蹟考及私評皆先生筆也

一若思先生續編元補正編所遺如曆法馬政諸條皆別詳其事舊本另爲一帙今併入以便采閱

一事關典制且屬中外所急雖正續編已載而蒐取未盡或時移局換非刻

冊膠柱可行者俱與諸名宿徧按異書悉舉增入

一象緯京省漕河邊海非按圖論義不得其解今購名筆細覈詳摹以補舊本所未備縮象形于幅上列經制于睫間沛獻笈中五記直須覆之甌上矣

一 是編彙括萬卷芟削繁言若思先生  
箋釋援引明確昔人謂水經世說注  
可另作一部著述非小儒句櫛字解  
者比也  
一 舊注据事徵義至明且覈間有挂漏  
俱攷訂增補它書無此詳盡

增訂全場羣書備考目錄卷之一

聖製

聖學

道學

性學

經傳

周易

尚書

毛詩

春秋

禮記

孝經

論語

孟子

爾雅

書籍

諸子

諸史

字學

書法

文章

詩

賦

增訂二三場羣書備考卷之一

古吳袁

黃坤儀甫著

袁

儼若思甫註

西湖

洪吉臣載之甫

沈昌世伯文甫增

龔五韻萃茂甫

徐行敏幼魯甫訂

聖製

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楊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呂東萊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輔斷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揆以雲漢之黼

轍日月雷霆。嵩衡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已上集羣書

自伏羲畫八卦。而天地之秘洩矣。崆峒之碑。放勳如在。

解慍之句。虞德猶存。湯盤有銘。武几有訓。成王儀鳳之

詩。周宣岐陽之鼓。石鼓詩其經天緯地。固與造物俱運於

混茫者也。漢高過沛宮。而歌大風。所思者猛士也。武帝

祠后土。而詠秋風。所懷者佳人也。光武十行之劄。或足

以格遠人。而靈帝羲皇之篇。實無以救喪亂。在唐則太

宗有帝範之作。凡十二篇宮體之詩。太宗作官體詩使

聖作誠王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與夫志宗三傑之章詩一傳天下風靡因不奉詔

傑詩邪高宗股肱之論。四許敬宗而作德宗君臣之箴。賜杜希全皆

無補於治道者。在宋則太祖有孔顏之贊。太宗有籍田

之詩。真宗作君臣論。示下著元良箴。賜太子仁宗出危筭

論。示居高謹記觀文鑑。列帝王美惡之迹而通鑑則序於神考。

序司馬光通鑑曰損齋則記於高宗。有清心寡慾之言議論雖

多。成功何在。亦雕虫之技而已。我太祖高皇帝天資

英邁。肆筆成文。首作大誥。以別君臣。大誥之作。有取於

周書之篇名。而刑罰之用。深合於周官之重典。凡三編前編之

序言諸司不務公而務私。其條以君臣同遊為首。續編之序言稼穡之當務。其條以申明五常為首。三編之序

言良善奸頑之向背其條以臣民倚法為好為首是故  
不敬之條報本之訓語敬天也諭官之詞明孝之章語  
忠孝也思古治而遐想夫而賜時若敘人論而雅本於  
家和人足訓京民所以同樂也設學校所以教人也互  
知下業甲明遊食所以厚本而抑末也官吏下鄉漁課  
擾足所以除奸而革弊也勸人為善誦乎春溫成人為  
惡肅乎秋殺此大誥之大畧  
也弘治初年會命工翻刻為通訓以教上下資世通  
人君所當為者十有八事儉素勤敬之類是也次言人  
臣所不當為者十有七事不仁不忠之類是也其三其  
四則為民用章又以士農工商各為一篇合僧道為一  
篇念民之愚凝欲民之教子戒其造言示以禍福又各  
為一篇凡十四章君道也臣用也民用前也民用後也  
士用也農用也工用也商用也僧道也愚凝也教子也  
造言也民禍也民福也聖祖自製志女訓以正家法修元史以備鑒  
戒造日曆以紀治功大明日曆其序亦宋濂所撰其書  
可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其目有

六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棄全智曰敬天勤民  
曰兵政有統六者我聖祖之實錄也  
修集禮以一民式臣之手吉禮十有四曰祭

天曰祭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祭先農曰  
太歲曰祭風雲雷雨師曰岳鎮海瀆曰山川城隍曰三  
皇孔子曰馬祖先牧馬步馬社曰祀典神祇嘉禮五曰  
朝會曰冊拜曰冠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  
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將凶禮二曰弔賻曰  
喪儀他如冠服車輅儀仗鹵簿莫不秩有定制而禮肅  
矣其樂有九曰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生曰品物亨  
曰御六龍曰大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曰樂清寧他  
如黃鍾大呂絃歌于羽莫不律令以防民姦大明令之  
不雅有定式而樂和矣頌布在改  
元之正月大而絕綱倫理之重小而器用與物之差凡  
律令所張弛者罔不具載為條一百四十有五聖製  
所謂令以教之于前者是也大明律之刪定在七年之  
三月揭名例六曹為綱列職制以下為目統括萬類三

此情理為條四百有六十 聖詳設官而有諸司職掌  
 製所謂律以齊之于後者是也 聖詳設官而有諸司職掌  
 大畧做乎周禮華丞相分六部正百官也農桑有定賦  
 而繼以荒政上供有定額而酌其經費優兆民也羣祀  
 革不經之號五祀弘復古之規治神人也府部有相維  
 之勢將士皆世業之家統六師也律有畫一之法刑有  
 讞審之詳詰奸慝也立都察院以執法置通政司以納  
 言設大理寺以評獄舉百官之事括于九卿舉九卿之  
 事歸于朝廷其與周官不同者司徒之職併于  
 禮部司空之職分為戶工此則與時損益者也 紀善惡  
 而有世臣總錄列古人善惡之迹欲羣道政事而有書  
 傳會選明理學而有羣經類要詔孔克表等取羣經要  
 釋考文字而有洪武正韻音韻則訂沈約之篇註釋則  
 韻併而為一虞模麻遮之一韻析而為二又以探淵微  
 字多俗体悉籙正之字萃于邊旁音定于門母

而有觀心亭銘治官統而有為政要載文武官屬之体  
 式錄廩大厚喪禮而有孝慈總錄古禮父在母喪期年  
 小之輕重太祖以父母不當  
 異通制篤於君親存心精誠錄備矣  
 為三年存心錄欲後世人  
 而思所以修復也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于災祥者皆  
 載焉必六事自責如成湯必遇災而懼如周宣精誠錄  
 所載有三曰君敬天曰臣忠君曰子孝親博引六經旁  
 及左國要約于吾心故本諸能擇之精積以無妄之誠  
 命吳沉嚴於名分昭鑒稽制錄備矣  
 等纂昭鑒錄為親王而  
 可法惡可戒者皆載焉稽制錄 惇典導民禮制儀禮二  
 為功臣而作慮其怙後縱慾也  
 書備矣洪武禮制有進賀禮以示上位中宮及皇太子  
 祝號有文武階勲以示夫陞授之品有官吏俸祿以示  
 大貫石之數有給授散官以示夫入仕之途有吏員資

格以示夫出身之等有奏啓格式以示其同道有行移  
署押以示其異體此禮制之大畧也禮儀定式之書則  
慮夫觀君進退之際或失其節也而朝參之條定慮夫  
侍君燕享之時或紊其秩也而筵宴之條定慮夫謁見  
無輕重而官員拜禮之條定慮夫引導無隆殺而官員  
儀從之條定慮夫少長相抗馬而公署公座之條定慮  
夫貴賤相凌焉而相見相避之條定以至定懼災修省  
冠蓋之條慮混淆也定居室之條慮僭踰也

**省躬志戒二錄備矣**  
省躬錄凡漢唐宋災異之應于臣  
下者皆載焉大畧謂人臣當如魏  
奏四方災異當如李沆之奏諸路水旱不可如公  
湯旱歸之桀不可如王安石以天變爲不足畏

**聖政記備矣**  
聖政記凡十有七章序則宋濂  
所撰大畧借漢爲喻始言得國  
之正與漢同繼言政事之修非漢所及中所記者如百  
神秩而祀事嚴東宮立而大本定分封有制而大分昭  
兵衛有法而軍政肅他如絕倖位之濫正海岳之封與  
夫后妃不于朝政外戚不掌兵權皆政之盡善者也

**正經崇道清教錄備矣**

申明浮屠之規昭示老  
子之訓嚴立僧道之戒他如御

製文集之所載者則明良相遇有醉學士之歌賜宋濂

土定都有閱江樓之記登極之詔大祀之文皇陵之碑

述創業之艱難堯公之敕崇聖賢秋宇澄清之製推極陰陽黃

河良馬之文皆其卓然者也故成祖述之爲爲善陰

陽是書紀爲善者百十有五人伏湛分粟以賑飢民而

四世貴顯王相貸租以救流民而二世宰輔此民之

陰陽也韓韶發潁川之粟而兩世顯榮袁安出楚獄之

囚而五公發迹此大夫之陰陽也裴度向敏中不捨寶

帶之遺韓琦王曾不慕金孝順事實述古今之孝者二

錢之利此宰相之陰陽也老翁梁彥先獲紫石英于園內足以感鬼神也潘綜受

止火姜詩之湧泉足以感天地也解叔謙訪丁公藤于

老翁梁彥先獲紫石英于園內足以感鬼神也潘綜受

老翁梁彥先獲紫石英于園內足以感鬼神也潘綜受

老翁梁彥先獲紫石英于園內足以感鬼神也潘綜受

月而免親于難。江革行傭而盜賊避兵，足以化強暴也。蔡邕馴兔之祥，郭儀鵲巢之異，足以格鳥獸也。徐積連理之杏，孟宗冬月之笋，足以孚草木也。若夫虞舜之負罪引慝，文王之問安視膳，此天子之孝也。次之望雲思親，崔玄暉之甘露降庭，此公卿之孝也。伯奇之履霜，王哀之攀柏，穎考叔之遺羹，廉范之負骨，此庶民之孝也。聖學心法，是書綱凡有四。君道臣道，父道子道，是也。也。聖學心法，君道之大有四，曰敬天、法祖、用人、理財。臣道之大有四，曰忠、勤、廉、謹。父道之慈，當如周。四書性理大全、文華寶鑑，以取。太祖之昭鑒錄，稍充廣之益。歷代臣鑒，宣宗述之為五倫一書。陳嘉言于前列，善行于聖德，終于教育。臣道二十，始于輔德，終于恬退。父道二，始于周公，教伯禽，終于任氏，教皇甫謐。子道二，始于伯奇，見逐于後母，終于劉氏二女，不辱于亂兵。夫道一，始于與缺相敬，終于鄭叔通娶啞妻，道一。始于共姜守節。

自誓終于袁氏，哭夫自溺。兄弟之道一，始于虞舜化象。終于主元伯合族朋友之道一。始于管鮑相知，終于陳虞相。御製帝訓，為教太子而作。其書篇凡二十有五。信。英宗述之為大明統志。洪武三年，嘗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地理形勢，謂之大明志。然天下甫定，未大備也。永樂十二年，遣使採訪開肩纂修，期成先志，未就緒而崩。英宗乃申命儒臣凡三閱歲而始成。首京師而次方岳，稽列宿以定分野。郡邑司衛之卑，陳人物山川之具，載與漢志之書郡邑而遺貢賦。唐宋之載貢賦而遺山川者，不同矣。然亦有可議者。如天下風俗，今古異宜，必採訪得真，方為實錄。今類報諸冊而考焉，則絕不相似。此其可議者一也。民間詩歌，必有裨風化，有闕經濟者，方可收錄。今遊山咏水之深詞，盡見紀載，而經制宜民之格論，反多遺珠。此其可議者二也。又如諸省之朝貢，不詳其聯絡之途。諸邊之要道，不紀其策應之路。山川委絡之源，無可稽。憲宗述道里遠近之故，無可考。此其可議者三也。



之為續通鑑綱目。命商輅取宋元二史更加裁定者。文華大訓。集古今

賜太子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三者之中。進學為重。歷代君鑑。孝宗述之為大

明會典。太祖有諸司職掌。孝宗命儒臣增廣之。武宗復命李東陽等重加校正者。一以職掌為

主而又類之以頒降諸書附之以歷年條例。其制可謂詳矣。然因時損益有可言者。國初親正嘗領宗人府矣。

今則用勳戚大臣一人而已。官固不必備也。國初嘗置三公府矣。今則為大臣加贈而已。府亦不建也。革吏如

知事之印。多歸重于郎中。待詔之職。亦兼統于翰苑。詹事之設。舊固無有也。今則設詹事少詹事府丞等官以

分掌其事。重官察也。科道之官。舊嘗類選也。今必試其才而後授之。職重臺諫也。禮儀寺之改。為鴻臚寺。回回

監之附于欽天監。五軍罷經事之司。六部增主事之額。親藩之祿。或隆或殺。問刑之條。或減或增。是固因革之

得其當者也。其間所可議者。如賦役雖詳。而經用靡鬼。內府雖載。而職制弗明。故箕會之數可明。而尾門之曳

莫究。此則國計之未悉也。又如省藩外地。軍士牧屯。鹽政苑馬。今昔殊絕。而皆未之詳。非憲世之意。程也。又如

國家創立。大政及定。諸典禮俱宜。以事始為綱。後之舉行為目。昭聖制于上。而凡臣下建明。亦載其節畧。以備

一代明良之迹。斯可以肆我世宗明倫有典。明倫大垂憲。而今皆未之盡也。肆我世宗明倫有典。明倫大

桂萼所定。分年紀事。備詳象言之得失。考求故實。務協輿論。之是非。念罔極之恩。深斥失。濮安懿王之議。去本

生之稱。大明乎繼嗣。繼統之說。敬一有箴。箴曰。匪敬弗立。世廟創樂舞。皆以明孝也。敬一有箴。箴曰。匪敬弗

五箴有註。言動以禮。欽天有頌。即聖祖大心箴有註。即聖祖觀平

臺有咏。農桑有賦。春遊有詩。太學有註。即聖祖觀平

諭西狩有錄。大狩龍飛嘉靖十六年。西狩所作其祖德

詩有和。宜宗作祖德詩九章。世祖和之。其興地

宜宗以下。未有稱述者。復為詩五章。誦焉。興地

詩有和而永樂大典則 穆宗重命緝錄 初 成祖以廣韻玉篇二書採擇未備命姚廣孝劉季篈解縉等采書契以米經史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之言以類綴之而統之以韻凡二萬二千九百卷卷目太繁不及刊布 世宗命重錄未竣事 穆宗復命徐階等緝之重錄副本帝王之學如此豈與經生仰屋撚須雕繪句字者同哉 已上事蹟考

聖學

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典籍之遇帝王典籍之幸也謂其將以用之也得遇帝王而不善用則猶其不遇也與其遇而猶不遇寧與經生學士俱隱於山岩屋壁間耳無寧使妄意紛更者藉口於易之變通甘心封禪者駕言於書之柴望假魯公復讐之義而稔兵革之禍鑿吳子餘祭之事而重闢尹之變慕鳳凰來儀之說而議臣繇此坐貶援刑茲無赦

之語而繩下竟用刑名則適所以重典籍之不幸矣上

書集羣

夫黃帝學於大真顓頊學於錄圖帝學學於赤松子堯  
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  
降迨成周錢時子訓文郭叔訓武帝玉傳心之學其來  
尚矣自秦啓坑焚之禍漢務攝溺之汚而精一之傳遂  
泯雖武帝表章六經宣帝石渠議論詔諸儒講五經光  
武談經幸學明帝臨雍拜老臨羣雍拜三老五更而征  
伐土本尊顯方士信用識文奉迎釋典尚可謂純學也

唐太宗考定六經玄宗質問疑義宋太宗日閱御覽夫

宗命儒臣集太子御覽一千卷日閱三卷期三年畢此書高宗研精書翰學非不勤

而大綱未正鮮克有終疎斥兄弟安事讐敵所學何在

猶買積而還珠也惟我太祖上鑒覆轍乃勤聖謨因

王禕講大學而闡德厚人懷之理因朱善講家人而闡

誠實威嚴之道唐虞執中之論嘗與會魯言之帝王明

德之旨嘗與詹同言之洪範之義治道之的嘗與劉三

吾言之親註洪範面語劉三吾曰敘彝倫立皇極保

心之誠方士之慮嘗與宋濂言之觀心亭謂宋濂曰大

心虛靈乘氣机出入

操而存之為難。朕求遺書，則美漢武之表章，論文章，則

取孔明之忠義，此其端本之學，孰有過之者哉。故垂統

之善施及無窮。成祖道性善，而斥無益之語，勉求道

而知耕勤之喻，克明峻德，悟於楊士奇之講。曰克明峻德一章一

部大學心能靜虛，發於解縉之議，喻太孫以精一之微

命侍臣以匠藝之法。仁宗則因王達以闡乾元之旨

因士奇以悉衍義之微，因周易大義以知治平之要，因

處士吳弼以得誠正之意，故洪永之間，解縉閱書，胡廣

閱詩，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而命臣之義以備湯

士奇作周易直指，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

直指而法古之義以明。宣宗繼之，夢求賢得於歐

陽脩之論，稼穡艱難得於趙孟頫之圖，讀秦誓而知君

子小人之狀，註洪範而識古人精蘊之遺。英宗繼之

觀書觀射，匪懈於終日，夫經大法，獨得於尚書，降而

憲宗紹述國史，孝宗雪夜經筵，世宗敬一積心，明

倫繼體釋五箴之義，以繼顏氏之傳，悟萬世之非，以崇

孔子之禮。穆宗御日講而優答大臣。上御文華殿

春芳面奏言事聖幸太學而頒賜羊酒。賜輔臣已於奉行

故事之內特勤睿思。至于張國彥進召對錄而留覽嘉

納。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先朝大學士李時

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

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

日所當繼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

上進伏望遵行先孫海容用潛導遊戲而斥為火者官

朝盛事詔留覽孫海容用導上遊戲皇太后召上訓諭上大

孫海容用導上遊戲皇太后召上訓諭上大

悟斥二人為小火者種菜且降敕責輔臣不諫勉其盡

心輔喜怒之用當理欲之辨明而聖學之大原得矣上

考事蹟帝王之學以養心為本當日近正人日御經史講求所

以代天地者何如所以繼祖宗者何如所以育民物者

何如繇是而措之天下可與太平今則經生學士延見

有限朝夕薰染盡掃除之類也牙籤玉軸紬繹有時左

右回翔皆貂璫之習也自非真見足以開天理之局繇

定力足以過人欲之波瀾則憧憧往來鮮有不溺於中

者志一溺焉如愛珠玉不釋於懷如飲醇醪不覺其醉

於是淫聲美色蕩心娛目為吾學之障霾卑辭諂語承

顏順旨為吾學之荆榛乘權席勢變白為黑為吾學之

蝨賊精神潛溺而不知性習交馳而莫悟白一身而天

下皆非吾有此金華說書不足以易飛燕之娛而裝

諸公又不如仇士良之術奇也。已上私評。

### 道學

楊子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蕨也。仰聖人而知衆說言小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泣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悲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入道者可不慎哉。

真儒抱負百代宗師。秋空無雲。滄海無波。風標峭峻。斗譽輝光。後之學者信之可也。疑之不可也。講唐虞於寂寥千載之後。而無以藥國。匱民困之痼疾。談孔孟於影響不存之際。而無以乎楮輕物重之權衡。

廣伊洛性命道德之言而無以回勢陷形危之元氣盛  
衣冠於救開之時備笙鏞於泣辜之際此則無用之道  
學也已上集羣書

自龍馬負圖八卦始畫而先天之理已露然太樸未散  
而吾道之用猶未著也至於堯舜之精一禹湯之執中  
文王之緝熙武王之建極教聖人相與懋建乎人極而  
有以主斯道於上自周轍不西皇極之主弗作而天生  
素王顏孟繼起相與發揮乎天德而有以翼斯道於下  
其後苟卿上宗孔氏苟卿所著勸學諸篇其目三十有四明君臣之道論禮樂之本子三

王而羞五伯楊雄稱其根極理要似矣然性本善也而  
以為惡禮本真也而以為偽以堯舜為非辭禪是不知  
書以周公為非恭儉是不知禮孟子子思亦不容訾矣  
乃併與十二子而非之則程子謂荀子極偏駁亦公論  
也仲舒下帷董仲舒憤孔氏之道不傳下帷修輯正誼  
陰陽災異楊雄艸玄楊雄書尊大聖而黜諸子扶正道  
為世所訊而排異端或稱其論不詭于聖人  
似矣然妄自尊大以法言比論語以訓纂比史篇以丹  
箴比虞箴區區求合于前人遂使議者謂為吳楚僭王  
試以太玄言之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  
八十一故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六十一家為八十一  
首每首九贊合七百二十九贊易有象玄有首易有爻  
玄有贊易之爻有象而玄之贊有測以文而準文言以  
衝錯離瑩而準繫辭似矣然易以天五配地十玄有五  
而無十易之六畫加以六位玄有畫而無位果得為易  
乎河洛講論王通居河汾講授其著書多至三百七十有五篇而世派絕不傳獨中說為可考大

樂明帝王之道。達天人之分。紹宣尼之業。繇周公之事。觀其論天地。必繼之以君臣。論教化。必終之以禮樂。龔士臯謂其明先王之道。程子謂其極有格言。朱子稱其循規蹈矩。但所謂中說者。皆模倣老莊論語之文。如續詩書等。以擬五經。作元經。以擬春秋。昌黎遠紹。韓愈排。雖有羽翼之功。而不免僭擬之失。昌黎遠紹。韓愈排。百家五箴之所戒。動無非法。五原之所述。言無非道。當至元元和間。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于道德仁義。炳如也。然齊孔墨于一道。而列性為三品。原道序大學。而不及格致。論文章。而儕孟子于荀卿。司馬之間。則亦未盡純。均有功於斯文者也。有宋之興。星奎水洛。濂溪周子。得不傳之妙。於遺經。作太極圖說。易通等書。明道伊川。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明道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程師之。而其道大明。二程先生之。大率以誠正為本。以六經為歸。以其言論。

互相發明。故心一也。伊川謂有主則虛。取虛入水之譬也。明道謂有主則實。以主敬而言也。學一也。伊川謂多聞。言行為貴。欲人之蓄德也。明道謂記誦博識為病。以顯道之玩物也。伊川釋其背之義。蓋欲觀內而不狃。外言學。加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一時相望而興者。戒。蓋欲內外之兩忘。言學。加之終也。一時相望而興者。若橫渠之以禮為教。張子厚先生所著有訂頑破愚。即東銘西銘二篇。又有理窟一集。正蒙一書。堯夫之以教為學。邵康節先生所著有皇極經世。文王之八卦。以天地定位。明伏羲之八卦。發禪先天之學。殆盡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世之教。易所謂天地之教也。三之。四以元經運。列世教。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治亂之迹。以天時而臨。人事也。五之。六以運經世。亦上列世教。甲子。下紀帝堯。至五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也。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理。窮動植飛走之教。易所謂萬物之教也。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



植之教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司  
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息古今之治亂昭然矣

馬氏之以誠為質其道雖同其學則異故程子嘗不滿

溫公朱子于張則曰橫渠之視二程猶伯夷伊尹之于

孔子則程子固非諸公所及也況荆公之學既執而蔽

王安石恃才傲睨懷刺謁濂溪三及門而不得見遂怒  
曰獨不可歸而求之六經耶所著三經字說等皆畔道

歐陽祖昌黎而上法昧於孟子蘇公習縱橫之說者可

同日語哉故及門之徒有如游酢之溫厚楊時之穎悟

呂大臨之深沉續密謝良佐之切問近思范淳夫之色

溫氣和淳夫作唐書盡用伊川意伊川見日乃能相信如此尹和靖之不失其正

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李端伯之才識穎悟邢明叔之明辯

練習林大節之躬行馬時中之有志馬仲當元祐禁學求師伊川伊川笑

曰真有志者劉質夫從遊最久楊應之英氣偉度他若呂進

伯周恭叔侯師聖劉安節皆一時之俊也而惟龜山之

後一傳而豫章雖先生諱從彥潛師力行任重詎遠致學者未喜怒未發前氣象所著有遵堯

錄再傳而延平李先生三傳而朱子出焉前乎朱子者

有胡康侯之父子胡安國作春秋傳其子胡致堂及五峯五峯所作有知言張南軒從之遊

竝乎朱子者有張南軒呂恭伯宋史作道學傳序南軒而不及恭伯南軒論仁

多不合恭伯論史記多失正然敬夫辨義利于毫釐乃  
後世學者之大防也成公闡河洛之微言實中原文獻

之止及陸象山兄弟為金谿之學象山先生嘗曰夢寐

康衢之見其主靜陳傅良為永嘉之學唐致治之具欲

以附三代陳同父為永康之學智教法術修皇帝王伯

皆互有得失者也故當時及門之士如蔡季通之精博

蔡元定博學強記精通曆教文公一見黃直卿之紳篤

日此吾老友而易學啓蒙屬以起稿陳才卿之工夫精進方賓王之親切的當余方叔之道

理穩實徐子融之剛決痛快李燔有進學可畏之稱鄭

子上有比舊精密之許學見本原者陳淳也學有根據

者廖德明也屬以書傳者蔡沈也其後若真德秀魏了

翁皆能力扶大義者也真西山所著有人學于元吾得

二人焉曰許衡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日王曰吳澄要

能不失其軌者我朝講學之士後先相望楊廉夫考

理學之體統溯師友之淵源乃於皇朝名臣言行錄

中摘其既錄者四人廣其未錄者十有一人各加論贊

合而名之曰理學名臣錄以河東薛瑄為首薛文清學

人倦倦于復性著讀餘于胡居仁次之學以主敬為本

書錄二十卷皆名言然一出其餘諸子起於徵召則有若吳與弼天順初徵

不拜世稱為吳聘君云聘君動遵古禮非陳獻章不翁

力不食與人交煦如陽春實天下大儒陳獻章舉于

鄉再會試不第遂絕意舉子業杜門端默以明心為務嘗謂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成化十七年因彭韶薦而聘之至京時丘濬在朝欲命吏部試之因辭疾而歸列於科日則有若陳選張元禎周瑛羅倫公以糾李賢奪情歸環堵蕭然讀書樂道莊杲黃仲昭章懋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朝僅四十日劉瑾擅權公卿多遭辱惟公先幾而去天下高張吉蔡清阨於下位則有若之有楓山語錄閣然子集

鄒智四川合州人選庶吉士應詔劾萬安薦士恕卒被中傷終於布衣則有若陳真晟漳州人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初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嘗曰大學誠出處成就雖各意為鉄門関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不同然皆以斯道為已任者也楊方震錄中所遺者有

曹月川端河南人為山西霍州學正篤尚理學所著有性理文集儒宗統譜存疑錄夜行燭何椒丘喬新江西等書正德中彭澤稱為本朝理學之冠宋元史臆見所編有文苑羣玉續百將傳助賢琬琰集邵二泉寶常州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累遷都憲督漕運到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教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為動乃捏旨勒令致仕公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羅整菴欽順江西泰和人繇翰林編修累遷尚書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足迹不履城市所著困知記深明性命之理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辯近時如王陽明劉瑾亂政公以言事謫驛丞交章氣節一時推重瑾誅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屢平劇盜復倡義討平寧藩之變勲業益隆談道浙左陳茂烈名士雲集學以致良知為宗海內仰之如山斗

福建人。世為典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緇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也。曾之曰。魯豈非學。者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府推官。信乎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却不受。為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牝馬。若身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求終養。吏部以其清苦。奏改為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辭不拜。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貧苦。制給月米。辭不允。既而母卒。茂烈亦抱疾。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亦卒。無子。天下士大夫。皆卓越一時。聞而傷之。守臣上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皆卓越一時。行義表表。而上接道學之傳者也。已上事蹟考

唐虞三代。道學在天下。春秋已後。道學在六經。漢唐諸儒。皆無實見道體者。宋興。真儒輩出。周程諸公。倡道於

世。遠言湮之餘。猶桑間濮上之黃鍾太呂。膜腹醢醬之太羹玄酒也。當時諸賢。道雖不行於土。而明心窮理。著書立言。先王之道。燦然復明。周程濬其源。而張邵則支之。旁出者也。游謝諸公。皆衍其流。不獨龜山為得其傳也。朱子集羣公之大成。而二陸亦不可盡訾。殆猶張之於程也。雖所尚不同。造就各異。然象山鷺湖之會。深詆朱子之支離。及後祭恭甫有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商。豈足酬議。陸亦自悟其初之異於朱矣。朱子與項平父書曰。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

多今當反身用力。夫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又與呂祖謙書曰。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吁。此卽其集大成之心也。今朱子之學。已大行於世。如日月當天。獨陸氏之學。世儒皆排之。如楊墨。噫。亦冤矣。我朝諸公。如薛文清。世所同賢者也。陳克菴。胡敬齋。皆有實踐工夫。而陳白沙。亦不可謂之禪會。羅一峰。章楓山。急流勇退。氣節凜然。何椒丘。羅整菴。無愧於陳胡二公。而陽明先生。亦爲一世宗仰。鄒吉士。風采可重。惜未究其所施耳。已上私評

### 性學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於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張子曰。性通乎氣之外。性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爲言。爾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已上集羣書

詩言秉彝。書言降衷。而性之說已助。孔子言近。孟子言

善而性之說已明然談者紛紛各是其見莊周謂性爲  
偽荀況謂性爲惡董仲舒謂性爲天之質而非教化則  
不成楊子雲謂性爲善惡混而邪正因修以異昌黎作  
原性論而謂其分於三品原性篇曰性之品有三上焉  
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  
上下也下焉  
者惡而已矣李翱作復性書而謂其循於不已書曰復  
其性者  
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  
不已則人歸其厚矣性不可以善言纔言善便與惡  
對東坡氏之談也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曰中未嘗分善  
惡者文定公之說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歐陽氏之  
議也善惡兼有如陰與陽者司馬氏之見也嘉禾稂莠

之喻小蘇之玄論也無適無莫之言五峯之家傳也自

程子有論性論氣之說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有合虛

與氣之說而性學始大明於天下矣已上羣書考

古今論性者當以孔子之言爲準的其曰性相近者非  
謂其善惡混也亦非謂其無善無不善也天命之初渾  
然一理正近於善耳然謂之曰相近則二五之凝成終  
有所不同者在也大舜生而神靈繇野人之習而不同  
於愚繇頑嚚之習而不化於惡此則上智之不移也叔  
虎初生未交於習叔向之母聞其聲而知其必滅羊舌

氏下愚不移亦有明徵也聖人之言語上而不遺下語常而不遺變可謂盛水不漏矣若孟子專言性善此則推本之論而忍性一言孟子亦未嘗不論氣則宋儒氣之說凡以互相發明而程子所謂善因性惡亦不可之非性者決不可訾其異於孟子矣

已上私評

### 經傳

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鄭夾深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亡齊魯毛韓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善學書者以舞劍悟善養生者以解牛悟善學經者當不專於訓詁也

孔子序書不及八索九丘孟子信書獨取武成二三策  
後之說書者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則  
是高歡之事也周公踐祚冢宰之職也而謂負屨居攝  
則是王莽之為也文王稱王追稱耳而謂受命於質成  
之後則是梁未亡而稱帝也召公不悅懼主少國疑耳  
而謂忌周公為師則是林甫之軋九齡也以盤庚為作  
少辛之世以形日為作於盤庚之世以金縢為作於  
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為作於襄王之世訛謬如此經  
之所以不正也 已上集羣書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也言大道也二墳也  
夾漈曰伏羲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其大象有八曰君  
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易曰歸  
藏其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黃帝本  
形墳而作易曰乾坤其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  
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宋  
元豐中始出于唐州北陽民家乃張商英偽撰惟鄭夾  
漈信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  
卦之說謂之八索求也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聚也古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悉聚是書也按周官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  
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學然自孔子刪述之後所可  
信者惟六經而已



自伏羲畫八卦而易之道著夏有連山其卦首艮連山言似  
 山內出氣艮為少男今以為首是無父子亦無長幼劉炫為造連山十卷按此言連山歸藏與鄭夾漈異  
 商有歸藏其卦首坤歸藏主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  
 有薛正註歸藏十三篇恐亦偽造鄭夾漈獨尊信此二書以為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數雖不同  
 而理則一也周易首乾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十翼而易之道始備南瞿子木受學於孔子而秦火以卜筮不廢惟矢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言易者分而為三其一則始於呂何之十二篇卦象爻象與古文言說

卦等雜為十二篇以授丁寬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而說者自為章句  
 材過項生遂事河學成東歸何謂再傳而得魯之孟喜門人曰易也東矣作易說三萬言齊之梁丘賀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及東海孟之學流于陰陽災變其徒趙賓釋箕子為茲滋持論巧慧若此賀亦以符應得幸圖形麟閣此則始自子夏隋唐志有子夏二傳於孔子六傳不用尚其原卷云是張弦偽造  
 流遠有端緒者也二則始於焦延壽字贛自言得于隱者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  
 人之經而東郡京房受之京生也著易傳四卷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其說長於災亦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其法先除震離坎兌總二十四爻以直二十四氣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兌坎離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其餘六  
 羣書備考 卷一 廿三

十卦總三百六十爻以直一歲三百六十月所餘四分  
日之一則折而為四百六十分以附六十卦內凡一卦  
直六日之外又得七分焉蔡季通云康節之法亦用六  
日七分按京氏之書大抵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  
悉七十二候而緯五星經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  
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為主之  
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  
乎所配而終不脫乎本以隱贖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  
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始極乎  
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舍初一世之五位乃分  
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寬之世五位之初  
乃為歸寬之世而歸寬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  
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  
六蓋其可言者如此今術家所用皆出京氏而未得其  
精○又有五體法玉弼破之而朱子發明之一卦中自  
二至五自有兩卦定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  
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五體朱子曰五體自左  
氏已言亦有道理鄭大又有變卦說謂乾坤大父母也

復如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  
陰至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  
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以成六十四卦  
即郡氏先天圖此五體變卦皆足與京氏相發明者因  
附識三則始於費直其說亦無師授亡章句以象象繫  
之象文言參入卦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古字號古文易  
中者自費氏始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古字號古文易  
以授瑯琊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之  
蔣承故有費氏之學行于人間而未得立後漢元鄭象  
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  
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註自是費氏大興  
梁立施氏亡于西晉京氏有書無師鄭玄王弼二註列  
于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大行鄭學今殆絕矣  
漢以未言易者多主象數惟弼主理畧數大自是費氏  
下宗之然好老氏晉魏談玄自爾輩倡之自是費氏  
典而田何遂息即今易也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

彌之學 王弼字輔嗣所注上下經其門人韓康伯之徒又從而疏之按以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各附逐多則費氏初發古之時猶若今乾坤歟古經始變于費氏而辛大變于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捨王陸王弼晦菴嘗欲合之 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及宋程子之傳 伊川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雖不明言以非之而意實有所不滿馬氏以為理外無象初不必分理與數而二之說借易以明理自夫子已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問以辨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聖人之言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為至教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若子得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亦是 朱子之本義山而後理意也說經必如此乃為有益

與象兩明焉

語錄云易只卜筮之書今人多說道理總說得好只是與易原不相干

衛元嵩之元包

唐人其書以八純卦為入篇首而一世至歸竟各附其下先坤次乾兌艮離坎

與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餘六子有孟仲少之司每卦之下各為教語蘇沈明註之謂易起于乾包起于坤李江序之謂周曰周易唐曰唐包然易有六十四卦分爻布畫而包則有卦無爻易用著筮敘老別少而包則分大小孟仲此 關子明之易傳 魏閑朗撰王通贊易蓋宗何取義也 其僭妄而畔易者乎

書

孔子敘書始自唐虞者以其運中天而治化隆也傷周道之既東而深有望於魯故錄伯禽之費誓焉嘆王風

之不兢而懼其入於秦故錄穆公之秦誓焉邵康節謂孔子知周之必入於秦故書終于秦誓詩錄夫秦風先儒多非之然其說亦有理崔林王露載之甚詳後遭秦

火百篇亡缺幸而得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謂之

今文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

書大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遣晁錯往受之伏生

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錯齊人語多

與類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

按伏生所傳只二十八篇秦誓一篇武帝時河內女子

所獻故合為二十九篇然所獻者載白魚火鳥之祥乃

偽書也伏生教齊魯時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

陽生授倪寬倪寬授歐陽之子世傳之至曾孫歐陽

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以授族

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侯三家並立而歐陽

小夏侯侯之季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侯三家並立而歐陽

盛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歐陽敘八世傳書教授

敗倪寬亦出其門以循良課最而贊成封禪可惜也

夏侯能明皇極之大旨而垂意于青紫之得何歟

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科斗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之

古文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

其可知者與伏生所誦歷唐等五篇相合又多伏生二

十五篇秦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共五十八篇安國

竝依古文問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其餘篇簡錯亂竝

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私傳其

卒于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季而未

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于前晉  
奏上其書時又缺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興云于大航  
頭得其書奏上而古文始行焉至唐孝明不喜古文以  
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無陵之類是也自  
是而隸古之書遂衰矣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  
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引古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  
蓋未嘗見古文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遷書  
所載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與序皆與孔氏本合  
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漢則有  
伏生劉向之輩伏生作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以  
金滕作于周公沒後劉向作洪範五行  
傳溺于災異又漢儒註曰若稽古始三萬言  
郊禘六宗牽合附會皆不得聖人之意者也 在隋唐則  
有費彪劉焯之徒隋初始流河朔為正義者蔡大寶巢  
狗費彪顧彪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  
炫最為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義更大畧辭  
又過華承為得也孔穎達之正義因費疏而廣之陸德

明之釋文待陳鄭而刊定王肅之釋馭李顯之新釋皆未當 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

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即新經尚書乃王雱所撰而安  
石修定者最為乖謬若字不訓

順而訓如介甫蘇軾傷於畧東坡書傳駁異王氏之說  
為多其于亂征以為義和

又有洪範傳戴于羿而忠于夏于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為非禮又

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禍

之衰皆自出已見不隨人笑哭者也 呂祖謙傷於巧

秦誓至洛誥凡十 林之奇傷於煩林少穎集解朱子曰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

洛誥以後 乃以屬九峯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

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十一篇孔子純  
取周書

上宋殷下取魯今又逸六篇凡三百五篇歐陽氏曰刪  
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句刪  
其字如棠棣之華四句此小雅棠棣之詩也夫子謂其  
以室為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絺文  
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  
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  
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  
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不行則以雅為風尊周公之大有勲勞則以風為頌治

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邶風

居十三國之終至漢而說詩者分為四家魯詩始於申

培而盛於韋賢漢初有魯人申培即申公受詩于浮丘

之傳齊詩始於袁固但訓詁是為魯詩又有韋賢三式皆而盛於匡衡袁之詩韓詩起於韓嬰

而盛於王吉嬰孝文時為博士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

女子佩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殊又解廣漢載毛詩起於毛公而顯於鄭玄毛公者有大毛公

與之事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作鄭譜云魯人大毛公

為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

士然則萇乃大毛公也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

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

作毛詩傳鄭康成玄作毛詩箋故謂之毛詩鄭玄按萇

之說詩其釋鴟鵂也與孟勝合釋非山蒸民也與孟子

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清人碩人黃鳥黃矣與

左傳合而序繇賡等六章與儀禮合當毛氏時左氏未

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說皆與之合不謂源流

有自可乎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

敖初無謝曼卿者獨賈逵傳于父徽學詩于謝曼卿

歐陽氏 歐公作詩本義，然有好處，但生平不信符命，嘗著書以河圖洛書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而疑三代受命之符，則過矣。蘇氏 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闕，雖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閔雎作于上，與今之詩序之意純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鄭夾深專詆毛序，朱子采其說以大小序目為一編，而辯其是非，言閔雎則取康衡，栢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詞，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註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自以為無遺恨，宜矣。

春秋

春秋因魯史而作，始於魯隱公之元年者，蓋以是年為

平王東遷之始，政教行於天下也。至於獲麟而絕筆

者，悲道之終不復行也。成以九月，春秋緯演孔圖云：孔

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義有五始者。

之書以九月而成，成一年而夫子夢奠矣。至於三傳之作，

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也。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後惟公羊穀梁立于

黨同伐異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後，惟公羊穀梁立于

學宮，又有左氏。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

後出為三傳。之而晉杜預則為之集解焉。左氏相傳以為左丘明作

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又其書不更之爵及稱虞不臘矣，皆類戰國後語，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是一人為史官者。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

典校經籍欲立之諸儒莫應至建武時韓歆請立而未  
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土書訟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  
為左氏博士封卒復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眾永平中  
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皆為訓解  
至魏遂行于世晉杜預又為之集解後人謂為左氏忠  
臣而預亦自謂有傳癖然其蔽則至棄經而信傳至隋  
杜氏大行杜書有三體五例非也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胡母生董仲  
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為之註焉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  
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註其書遂大傳○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痼疾三書鄭玄作鍼膏肓起痼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人吾室捍吾代以伐吾  
宇又何書有三科九旨之說非也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又為之集解焉應劭稱

梁赤子夏弟子糜生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別  
以為名做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秋江翁凡  
五傳漢宣好之遂盛行于世自漢魏以來註解有尹更  
始唐固孔寅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為膚淺遂率  
其門生子弟為集解十二卷至後吹趙解疑每援經以擊傳吹助趙  
人多泥傳違經因著纂例辨疑共十七卷自漢以來三傳之外能卓然自信者自二人始陸韋編例  
每合異以為同陸希聲有春秋通例迨程氏胡氏之傳  
作而聖人作經之意於斯可見矣伊川春秋傳畧舉大義不為盡說襄昭後  
尤畧○胡文定春秋傳大綱本孟  
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說為據

禮

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



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禮作於周  
公其建官以六典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  
祭之文以至服食器用之度微而羽毛鱗甲之形以至  
蠹狸鼯龜之類無不竭心力以為之經畫區處各當而  
後已賈逵謂六年所制得之而鄭衆謂作之于豐失矣  
至劉歆而始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河間獻王獨缺  
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信之以為周通其說者杜氏  
公致太平之迹始置博士以行于世後馬融作周官傳  
子春也註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畧蘇綽王通皆尊信之  
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記  
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時已去其籍則未經秦火時已  
無周禮矣况漢乎林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亦一見也

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

如奄闞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

上計之無慮三千

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

周官司徒掌邦教司

來已然矣今地官于教事殊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  
禾知定為何事書缺亡而以考工記蘇頌濱有三不可  
補之天下之事止于百工而已耶

信之評

王畿千里無地以容稍向郊都之制一不可信

里二不可信也

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

宰

統百官均四海之治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今天  
官有宰夫者專聚財用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  
交征以危亡其國矣王者守禮無所忌諱今天官甸師  
乃曰喪事代王受生月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為也而  
謂周公立以為訓開後王忌諱之端平王左之職恭儉

不婚忌率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今內宰凡  
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  
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事于卿大夫亦如之婦人  
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用  
君矣祭祀自有常祀今內視掌宮中禱祠禳禱之事此  
始漢世女巫入宮厭勝之事耳刻歆乃以為太宰之屬  
置于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家宰當以天下自任凡官  
中之事有閑法度者固當任其責也若世婦之宮具典  
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何為而亦統于冢宰耶于  
裘服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  
九官皆掌衣服者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醫獸  
等五官皆醫事者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阜隸之  
所作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且皆執技以事上  
役于人者也而以為冢宰之屬何也太宰之屬六十有  
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况一壞於王莽再壞於蘇綽三  
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

壞於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所存無幾矣然隋之名儒

慕其為王道之極

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曰王唐之

英主嘆其為真聖作者

唐太宗觀周禮歎曰真聖人作也至張程朱皆

有說焉

張子謂周禮是前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

入者如詛盟之類必非周公之作程子曰周禮  
一書周公致太平之大法在其中朱子曰周官編布周  
密乃周公通用天理爛熟之書又曰其間細碎處雖可  
疑其大体直是則吾又不敢輕棄之也按朝宗觀遇乃  
非聖人做不得而皆屬之春官者以宗伯為禮官也蒐苗獮狩乃天子  
四時之田而皆屬之夏官者以大司馬為兵官也司寇  
掌邦刑而復掌賓客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  
降而肉袒請刑司寇掌之所以威懷諸侯也冬官掌邦  
土而土訓乃屬之司徒土方又屬之司馬者蓋土訓掌  
地圖王巡狩則來王車以詔地事土方致日景王巡狩  
則辨土宜以樹王舍各司其事也世婦在天宮者二十  
七在春官者八十四其數不同其爵亦不能以不異也

環人之在夏官者掌致師在秋官者掌迎送賓客其職  
不同其名亦不嫌其同也保章氏掌天星察五物以詔  
救事乃事天之禮故不屬天官而屬禮官也職方氏之  
掌地圖因巡狩以巡戒令乃清道之職故不屬地官而  
屬司馬也司儀司刑所以同為司寇之屬者蓋明刑固  
所以弼教而析民亦係于降典職不同而事有相因者  
舞師樂師之不得為一官者蓋一以為民禱祀一以掌  
教國子事不同而用亦有不同者焉五分其日以贊  
冢宰冢宰總其事以贊于王則體統正而政錄于一矣  
大事必照于王小事自裁以行則上下安而信任亦專  
矣官雖多而事必攝豈得為冗員乎稅閔民以警其怠  
豈得為苛政乎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外府不敢  
會王之服所以然者蓋有司不當計王后之用度而至  
尊不可受有司之約束矧太宰以九式內節財用固有  
不會之會矣歲終則考百官三歲則計羣吏所以然者  
蓋官府之事約故歲終必致其事羣吏之日煩故三歲  
乃致其治矧小宰而下有日成月要歲會之典固已考  
而不必考矣遂人匠人不同於溝洫者一以長言之一

以方言之因地以順其勢故其縱橫有不同均之以使  
民爾賈田所以屬于載師者田為縣官所鬻而非商賈  
所受四民不相易業若以為商賈之田則工亦當有田矣  
○儀禮出於孔壁周公損益三代  
之制冠婚喪祭之禮朝聘享射之儀漢初有高堂生傳  
始于士冠禮終于有司徹又有古經乃河間獻王所收  
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傳之者惟古而後蒼最明  
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其業乃為之註者  
其業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之註者  
鄭玄為之疏者賈逵也大戴小戴慶三家竝立後漢惟  
家雖存竝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韓子苦  
後以古經校之取其于義長者作註為鄭氏學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  
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都是重  
復倫類若通之則有先後彼此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  
足以五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達之天子以爲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

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

得古禮五十六篇其中却有一天子諸侯禮是固時其書尚在今愈于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

亡矣 ○禮記乃七十子共撰 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

禮之文或兼記仁義或雜序得失漢時而大戴小戴刪

雜出者二百四十一篇而二戴刪之 其重複 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又取月令明堂三篇而合爲四十九篇 今

所用者陳澧之集說也朱子爲通解集傳勉齋成喪祭

二禮當矣

王安石變取士法棄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

記于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至燕享

之禮莫不皆然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

相從喪祭二禮托勉齋成之此于禮經之全庶無議者也

